

G162-1

最 高 指 示

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个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譬如講斗、批、改。

要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鬥爭。

大 批 判 資 料

第 1 輯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翻印
中國人民解放軍廣西壯族自治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翻印者按

最近，《北京日报》連續刊登了北京市政法战線的革命大批判的文章，現予翻印，供各地學習參考。

目前，我區政法战線上的斗批改任務特別是思想領域的斗批改任務還遠沒有完成。各級公檢法軍管會和全體革命干警，務必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公檢法要徹底革命”和“認真搞好斗、批、改”的偉大教導，徹底克服“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的思想，緊密結合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抓緊革命大批判，要天天批，月月批，年年批，事事批。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及彭真、羅瑞卿之流在公檢法機關所推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業務第一”、“神祕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反革命修正主義黑貨，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肅清其流毒；把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的光輝思想，在廣大干部和羣眾中牢固地樹立起來，搞好保衛部門的組織革命化和思想革命化建設，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在革命大批判中，各地有什么經驗体会，請及時總結上報。

公安工作必須走羣眾路綫

——批判彭真之流在公安工作上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

公 卫 东

(一)

建國以來，公安戰線上一直存在着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綫的激烈鬥爭，鬥爭的中心始終是圍繞着對誰專政、依靠誰專政、誰領導專政這些根本問題進行的。

公安工作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黨委領導，全黨動員，羣眾動員，打破关门主義和神祕主義，穩准狠地打擊敵人，堅決保護人民。全國解放後，遵照這條路綫開展的多次鎮反、肅反羣眾運動，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大大鞏固和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和彭真、羅瑞卿之流，在公安戰線上瘋狂地推行一條與此相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他們抹殺階級和階級鬥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羣眾路綫，大搞关门主義和神祕主義。其實質，就是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妄圖把人民公安機關變為他們篡黨篡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

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羅瑞卿為了復辟資本主義，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瘋狂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胡說“國內階級基本消滅了”，因此，無產階級“同帝國主義特務間諜作隱蔽鬥爭，就是整個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就是整個過渡時期公安工作的基本綱領”。這是一派彻頭徹尾的反革命謠言！

二十年來，在我國革命深入發展的每個階段，資產階級和一切階級敵人都進行了瘋狂的反抗和破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政治、經

济、思想、文化各个領域、各条战綫，从来没有停止过。历史的事实粉碎了彭真、罗瑞卿之流所鼓吹的謊言。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論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时英明地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公安机关的根本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发动广大革命羣众，坚决鎮压国内反动阶级、反动派的反抗和破坏，保护广大人民羣众。当然帝、修、反的特务間諜，无疑是我們的兇恶敌人，是需要认真对付、坚决打击的。但是，这些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总是同国内阶级敌人互相呼应的，总是在国内阶级敌人的掩护、配合下进行的。彭真之流閉口不談对国内反动阶级、反动派的专政，別有用心地叫嚷同帝国主义特务間諜的“隐蔽斗争”就是过渡时期公安工作的“基本綱領”，这是明目張胆地保护特务、間諜賴以产生、存在和进行破坏活动的阶级基础——国内反动阶级，同时也就保护了彭、罗口口声声叫喊要与之作“隐蔽斗争”的帝国主义特务間諜分子。

彭、罗二賊千方百計地販卖“阶级斗争熄灭論”，把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篡改为仅仅是同帝国主义特务間諜的斗争，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麻痹人民羣众的革命意志，解除人們的思想武装，掩护以大叛徒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党篡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二)

依靠誰专政？是依靠羣众还是只依靠专门机关，依靠多数人还是只依靠少数人？这是公安战綫上两条路綫激烈斗争的焦点。

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羣众是国家的主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羣众专政。羣众专政是毛主席的一貫思想。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規定了领导骨干和广大羣众相結合的防奸工作路綫。建国以后，实行全党动

員，羣眾動員，打破关门主義和神祕主義，全国各地組織起羣眾性的治安保卫委員會。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光輝著作中明確指出：“我們在肅反工作中的路線是群眾肅反的路線”之後，毛主席又反復教導我們，沒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起來專政，只靠專門機關是不行的。毛主席特別強調，對整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必須依靠羣眾，依靠黨。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英明地指出：專政是羣眾的專政。毛主席一系列的光輝思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最透徹地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一個根本原則——多數人專少數人的政。這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區別於形形色色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标志。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工具之一，必須堅決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打破关门主義和神祕主義，依靠羣眾專政。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一貫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羣眾專政的光輝思想，污蔑發動羣眾辦案是“比較原始的”，胡說：“工人階級東一個西一個，你能聽他的，叫他來專政？”羅瑞卿也跟着大喊大叫：“對於隱蔽較深的躲藏得巧妙的特務間諜，沒有專門的偵察工作，就根本不能發現。”叫嚷公安工作人員要“精通高級的鬥爭方式”。彭、羅的死黨更是叫嚷公安機關“就靠偵察部門吃飯，今后唱戲就唱偵察戲。”很顯然，彭、羅這一套貨色，就是把所謂“專門的偵察工作”摆在主宰一切的地位，就是以“純技術”的“公安業務”為幌子，從根本上取消羣眾專政，掩蓋其反革命活動和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实质。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對整個反動階級、反動派的專政。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羣眾充分發動起來，才能使一小撮階級敵人陷入羣眾專政的天羅地網之中，經常處於有人監督、管教之下，不怕他們不規規矩矩，不愁他們的陰謀破壞不被發現，這就迫使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得不接受改造。同時，羣眾在

階級鬥爭中受到了鍛煉，得到了提高，專政的基礎就更加雄厚，更加強大。我國鎮反、肅反鬥爭的歷史，充分顯示了羣眾專政的無比威力，宣告了彭、羅所謂羣眾不能發現“隱蔽”敵人和不能對敵人實行專政的無恥謠言徹底破產。十幾年來，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全國規模的鎮反、肅反運動，難道不是放手發動羣眾，通過大張旗鼓的羣眾運動而取得勝利的？大批反革命分子，包括彭、羅之流所吹噓的那些“隱蔽很深”的特務間諜，難道不是依靠羣眾剝去他們的層層偽裝挖出來的？就連彭、羅自己和他的黑后台劉少奇，可謂躲藏得夠“巧妙”，隱蔽得夠“深”了，難道不是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被廣大革命羣眾揭露出來，而現形于光天化日之下嗎？事實勝于雄辯。用戰无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工農兵羣眾，力量無窮，智慧無邊，對敵人看得最清，打得最准，改造最有力。離開羣眾，一事無成；依靠羣眾，無事不成。人民羣眾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力量的源泉，是真正的銅牆鐵壁。羣眾專政好得很！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一定的專門工作的必要性。專業工作是需要的，對於反革命分子，偵察、審訊是完全必要的，但主要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羣眾路線。專門工作同羣眾工作關係，必須是羣眾工作第一。偵察、審訊必須依靠毛澤東思想，依靠羣眾，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彭真之流竭力鼓吹的什麼“專門工作”呀！什麼“高級鬥爭方式”呀！等等，究竟是些什麼貨色？

概括起來，就是只靠幾個“神祕人物”和“偵察專家”，搞“福爾摩斯”式的偵察破案；就是大搞“技術掛帥”，“关门破案”。十分清楚，這一套黑貨，完全是从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國民黨特務機關那裡販賣來的。在“專門工作”和“高級鬥爭方式”的幌子下，他們把專政矛頭指向人民羣眾，甚至把黑手伸向我們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真是罪該萬死！

神祕主義、关门主義是剝削制度的產物。一切剝削階級同廣大人民羣眾的關係，都是根本對立的，他們的反動階級本質，決定了他們極端仇視羣眾，害怕羣眾。古今中外一切剝削階級的專政，都是統治羣眾，鎮壓羣眾，

都是少數人專多數人的政。剝削階級為了維護其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壓榨，只能利用雇佣軍隊、警察和特務去對廣大劳动人民實行特務統治。就是對軍隊、警察和特務，他們也不敢完全相信，只能依靠少數反動軍政頭目和特務頭子去統治。所以他們就鬼鬼祟祟，大搞关门主義、神祕主義。

彭真、羅瑞卿繼承剝削階級的衣鉢，大搞关门主義和神祕主義就是蓄意製造黨和羣眾的對立，使無產階級政權脫離廣大人民羣眾，以達到他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三)

公安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歸根結底，是爭奪公安工作領導權的問題，是誰來掌握這個專政工具的問題。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保衛工作必須特別強調黨的領導作用，并在實際上受黨委直接領導，否則是危險的。黨的領導是公安保衛工作的生命線。

大叛徒劉少奇一貫反對黨對公安工作的領導，早在建國初期，他就向羅瑞卿面授機宜說“公安部是第一部”，公安人員“是第一種有權力、有地位的人，不是孫子，而是老子”。為了達到他們的罪惡目的，彭、羅一伙長期以來，對抗毛主席的黨委領導原則，大搞本系統的垂直領導。胡說：“垂直領導的原則是正確的，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對於反革命分子的一切處理”，黨不要“直接干預”。為此，他們胡說黨委對公安工作是“無知”，是“外行”，妄圖使公安機關擺脫黨的領導，建立他們對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獨立王國”。

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黨必須領導一切，公安工作尤其要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只有黨才能掌握階級鬥爭的全局，指明前進的航向；只有黨才能動員廣大革命羣眾主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實行最廣泛的羣眾專政。在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中，對黨的領導原則，稍有背離，稍有動搖，就會迷失方向，走上邪路。更加危險的是，如果破壞了黨委領導的原則，公安機關

这个专政工具，就可能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抓去，这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彭、罗拚命叫嚷党不要“直接干预”公安工作，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另立中心，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把公安机关这个专政工具置于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控制之下，变成镇压人民、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我們的党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亲自締造和培育的，是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偉大、光荣、正确的党。毛主席是我們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灵魂。因此，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每一个战斗号令，都要步步紧跟，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誓死保卫偉大領袖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这是人民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

历史在前进，革命在发展。毛主席羣众专政的光輝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和强大。我們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认真搞好斗、批、改，实现思想革命化和組織革命化，建設一支永远无限忠于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人民公安队伍。

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北京日报》)

无产阶级法律是对 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的强大武器

——彻底批判彭真“完备法制”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谬论

反 修 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法律，有力地打击了一切阶级敌人。我们的法律是完全为了保护人民利益的，是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律根本不同的。

但是，一切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于我们无产阶级的法律，只保护人民、不保护敌人进行了攻击，说我们的法律不完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叫嚷要“完备法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在解放后的每个关键时刻，也大肆叫嚷要“完备法制”、“加强法制”、“健全法制”。彭真及其后台刘少奇都大肆鼓噪的“完备法制”到底是什么货色呢？我们只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就能看出它的“庐山真面目”。

彭真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指导立法妄图恢复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法统

所谓“完备法制”，就是说大叛徒刘少奇和彭真要炮制许多法律，把国家制度和人民生活都纳入他们划定的框框里，推行资产阶级的所谓“以法治国”。

要立法，就得有一个指导思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当然，也

是立法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可是，彭真却大加反对。他公然恶毒攻击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法律“對我們現在現實意义不大”。他瘋狂叫喊：立法“要摆脱一切束缚”。

彭真在这里最露骨地亮出了他那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丑恶嘴臉。

“摆脱一切束缚”，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的腔調，是资产阶级騙人的伎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导我們：“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现代，就社会思想体系來說，基本上只有两家。一家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高、最新、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另一家是资产阶级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二者必居其一。立法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法律。彭真及其后台大叛徒刘少奇既然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立法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那就不打自招，他們所要摆脱的，决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实际上，他們要毕恭毕敬地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去立法，要立的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妄图恢复剥削阶级的旧法統。

为了复辟旧法，彭真及其后台刘少奇大肆鼓吹“法律有共同性”、“旧法可以继承”的謬論，抹杀法律的阶级性。大叛徒刘少奇胡說什么旧的法律“对我们还有用”。彭真就跟着大加宣揚，“立法必須先有一个抄襲的阶段”，“法总要抄的”。抄誰家的法？彭真說：“唐朝法律很完备嘛”，“凡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有的，符合我們情况的要写进去；凡是拿破仑法典有的，符合我們情况的也要写进去”。同时，他还崇拜英国的判例、修正主义的法律，三番五次地指使他的爪牙李琪等人根据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法律“先把架子搭起来”，“一气呵成”，然后“再作修改”，进而达到他提出的奋斗目标，在立法上要赶上修正主义国家的法律，“还要赶上美英”！

这里，我們十分清楚地看到，把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統治人民的法律，统统照抄过来，这就是彭真“完备法制”的真諦！

稍有一点馬克思列寧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法律是統治階級公开以武裝強制执行的國家意識形态，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保証一定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是对敌对階級实行专政的一个强大武器。各种剥削階級的法律，尽管它們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們都是建立在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为着巩固和維护私有財產和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是鎮压劳动人民的。因此，各种剥削階級的法律都是互相抄襲和繼承的。社会主义的法律，則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體現，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其根本任务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消灭剥削、消灭剥削階級，实现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法律同一切剥削階級的法律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二者犹如水火互不相容，根本談不上有什么“共同性”，也根本不存在“繼承”的問題。恰恰相反，要建立真正体現工人阶级意志、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法律，就必须彻底粉碎剥削階級的旧法制和旧法統。

彭真及其后台大叛徒刘少奇，公然混淆社会主义的法律与剥削階級的法律，革命与反革命之間的原則界限，到处宣揚法律有“共同性”、“旧法可以繼承”的謬論，把反映剥削階級意志的法律統統抄过来，就是妄图把已被打倒的剥削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再次在无产阶级的法律里表現出来，保护他們的利益。大家还记得，当蒋介石在其法西斯王朝快要覆灭的时候，玩弄花招，抛出一个求和“声明”，其中条件之一就是什么“中华民国的法統不致中断”。所謂“中华民国的法統”，就是买办地主阶级的法統。他的如意算盘是想通过保存伪法統来挽救他們的統治。如今，刘少奇和彭真之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使出“旧法可以繼承”的詭計，妄想恢复已經“中断”的买办地主阶级的“法統”，实现蒋介石未能实现的美梦。刘少奇、彭真之流所見，与人民公敵蒋介石何其相似乃尔！

倒轉社会主义法律的鋒芒 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任何法律都是保护統治階級、鎮压被統治階級的。但是彭真及其后台大

叛徒劉少奇却一再宣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他們看来，資本家同工人、地主富农同貧下中农、反革命分子同革命羣众，都“一律平等”，“一視同仁”。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謬論。

列寧早就指出，資產階級的所謂“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武器。”列寧又說：“我们要抛弃一切关于国家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因为这是一种骗局，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矛盾不能調和，总是你死我活地斗争着，誰掌握政权，誰就实行专政。法律对待統治阶级与被統治阶级怎么能“一視同仁”、“人人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始至終貫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法律，就是要用它来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保护人民利益，鎮压剥削者的反抗，鎮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社会主义的法律的鋒芒必須指向阶级敌人，决不能对他们施仁政，实行什么“人人平等”。毛主席教导說：“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刘少奇和彭真之流竟敢与毛主席大唱对台戏，鼓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专政的鋒芒指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只要看看他們的下列种种言行，就一清二楚了。

大叛徒劉少奇說：公安、檢察、法院的任务，特別是公安，对羣众“要有办法整。”叫嚷什么只有这样，“老百姓就老实了”！彭真之流妄图从修正主义国家那里搬来“同志审判会”的制度，这个玩艺儿是干什么用呢？彭真自己招认：“在同志审判会里受审的除工作人員外，就是工人”。

他們的“法制”就是要鎮压工农，就是要“整”老百姓，就是实行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

另一方面，他們的“法制”对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却关怀备至。

彭真对政法机关說：“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要从各方面寬一点”。大叛徒劉少奇也說对反革命分子要“照顧”，“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合法权利”。他們为了对地富反坏右“从各方面寬一点”和“保护反革命分子的合法权利”，就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那里搬来了律师制度，培养了一批替阶级敌人开脱罪责的辯护士。他們让一些高等学校法律系学生学习所謂“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资产阶级法律“理論”，妄想通过律师舞文弄墨，巧舌如簧，来“推定”那些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无罪”，然后妥善地把他們保护起来！

夠了！原来他們的“法制”就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他們的“法”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法，“制”就是要統治工农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如果讓他們的阴谋得逞，那么这种“法制”“完备”之日，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复辟之时！

在“完备法制”的幌子下妄图阴谋篡党篡政

把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从无产阶级手里篡夺过去，操纵在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大搞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这是他們“完备法制”的一个最阴险的目的。

彭真的“完备法制”要求什么“司法独立”、“审判独立”，还有什么“垂直领导”。

什么是“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什么是“垂直领导”？就是要把政法部門操纵在以劉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手里，由彭真、罗瑞卿这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直接控制。这就是說，要把政法部門从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独立”出来，由资产阶级司令部“垂直领导”！

为了实现这一罪恶阴谋，他們还在培养政法干部的问题上打了很多主意，妄图在组织上建立起一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

劉少奇下黑指示要政法部門培养“况钟”、“包拯”那样的“清官”。

彭真直接布置要“搞些优秀大学生”，由资产阶级法学“专家”“带徒

弟”，培养“各种法律专家”。

政法教育战线上的一些党内走资派非常卖力地贯彻这一黑指示，要学生学中国的唐律、明律、大清律，还要学罗马法、哈谟拉比法、拿破仑法典；还要学美英帝国主义的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法律。他们要学生学这个法，那个法，就是不学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也不学无产阶级的法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把彭真及其后台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完备法制”的西洋镜拆穿了，原来就是一个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篡党篡国的大阴谋，原来他们是一伙窃国大盗！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敌人总是捡起资产阶级“法治主义”的破烂武器，当作法宝祭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彭真之流正是在“完备法制”的幌子下，妄图复辟资产阶级旧法，大搞篡党、篡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可依”、“有法难依”，叫喊要“法制”。刘少奇、彭真玩弄的这一套，就是从反动派那里捡来的。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戳穿阶级敌人的阴谋，肃清他们宣扬的资产阶级“法治主义”的流毒。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坚决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把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彻底消灭干净。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日报》）

粉碎彭真搞“水晶石、玻璃板”的 罪恶阴谋

任 法 宣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导我們：“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貫瘋狂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偉大学說。他們在一九五六年精心炮制了“水晶石、玻璃板”的反动謬論，提出要把北京市“搞得象水晶石、玻璃板一样，然后集中力量搞生产、工作、学习。”这就是說，在彭真之流看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已經沒有阶级斗争了，再也沒有反革命、流氓盜窃和刑事犯罪分子了。这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大騙局。

一九五七年，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一光輝的历史文献中明确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无视毛主席的英明論斷，頑固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場，繼續猖狂推行他的“水晶石、玻璃板”的反革命阴谋，直到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早已向全党、全軍、全国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偉大号召以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仍然坚持頑固的反动立場，发出要把他們的“水晶石、玻璃板”“再前进一大步”的狂叫。彭真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这样一貫的公开对抗偉大領袖毛主席，真是狗胆包天，混帳透頂。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一九五六年整风反右前夜，抛出“水晶石、玻璃板”的反革命謬論，并一再販卖这个黑貨，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为一切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作反革命輿論准备，是按照其黑主子刘少奇的旨意有目的。有計劃地妄图取消阶级斗争的一个严重的反革命步骤。

这个反动謬論，是麻痹革命羣众政治警惕性的一剂毒藥。它妄图使革命羣众在“水晶石、玻璃板”上面睡大覺，忘記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記无产阶级专政。妄图让人民羣众对于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麻木不仁，对于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篡党篡国的滔天罪行視而不見，听而不聞，渾渾噩噩，不去同他們作斗争，从而达到他們隨心所欲地自由自在地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使馬列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使整个中国改变顏色的反革命目的。

这个反动謬論，是掩护牛鬼蛇神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烟幕彈。“水晶石、玻璃板”反动謬論的炮制者，正是在“阶级，阶级斗争已經不存在了”的幌子下，为一切牛鬼蛇神猖狂进攻社会主义大开綠灯，任其紛紛出籠，从政治、經濟、文化、艺术各个方面腐蝕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們大搞为地、富、反、坏、右分子“摘帽子”的运动。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市，几年之内給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紛紛摘了帽子。在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阶级敌人大发善心，大施“仁政”的同时，却又百般刁难人民羣众，公然顛倒黑白，混淆阶级界限，对人民羣众进行猖狂进攻和最大的污辱。彭真这一伙的所作所为不是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們爱誰，恨誰，保护誰，压迫誰嗎？

这个反动謬論，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护身符。彭真之流这羣篡党篡国的家伙，黑手伸得很长，他們到处钻营，到处抓权，力图把自己控制的地区和部門，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但是他們为了掩人耳目，使之罪恶阴谋不致暴露，在“水晶石、玻璃板”的掩护下，把他們控制下的反革命的独立王国乔装为“干干淨淨”、“四方无事”、“天下太平”的世外桃源，使人們察觉不到他們在顛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勾当。

这个反动謬論，是妄图先在一些地区和部門取消階級斗争，变成所謂的“水晶石、玻璃板”，然后再逐渐扩大，妄图取消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階級斗争，用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广大人民在偉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經過几十年流血牺牲換來的，它是中国人民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是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强大武器。敌人越想削弱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我們越要大大強化无产阶级专政，把我国建成一个铁打的江山。誰胆敢触动我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根毫毛，就毫不留情地敲碎他的反骨！

偉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們：“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我們一定要彻底肃清“水晶石、玻璃板”的流毒和影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准备在阶级消灭之前，和阶级敌人作长期的不懈的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北京日报》）

堅決拔掉彭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黑旗

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小组

建国以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从各个方面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进攻。政法战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鼓吹的“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就是射向无产阶级的一支毒箭。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口号。它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一样，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宣布有产者和无产者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间的形式上的或法律上的平等，从而极度欺骗被压迫阶级。资产阶级借口个人绝对平等，把本身就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思想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斗争武器。”一句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资产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要凭借革命政权的强力，镇压反动阶级的反抗，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的法律就是镇压敌对阶级的一种工具。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是专政阶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但是，彭真叫嚷什么法律上的“人人平等”，用“人人”这个超阶级的字眼，来掩盖阶级对立，除了颠倒阶级关系，为资产阶级和一切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争“平等”之外，更阴险的目的是为他们收回已失去的天堂，让他们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反转过来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事实正是这样，彭真一伙在公开打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面黑旗不久，就狂妄地叫嚣要把“专政对象转化为民主专政的主人”。他们在政法要害部门培植亲信、安插党羽，利用他们的权力，一方面对革命的干部和人民实行残酷的迫害和打击，另一方面，对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牛鬼蛇神则千方百计保护起来，纵容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为了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彭真还提出：“要是对犯同样罪的工人和资本家给予不同的处分是不对的，那将是自己毁灭自己”。在他看来，只有在法律上对各阶级“一视同仁”，“才能体现我们法律的严肃性”。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论调！我们的法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使它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专政机关，依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区

分两类矛盾，具体地加以运用，以达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毛主席教导我們：“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彭真抛出“法律的严肃性”的罪恶目的，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法律的阶级性，倒轉它的专政锋芒。我們无产阶级的法律，决不实行对各阶级“一律平等”，而是将专政的锋芒对准阶级敌人，对他们采取严酷无情和坚决有力的鎮压和改造。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法律严肃性。

彭真还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人人遵守法律”，在遵守法律上“不允许有特权分子”。彭真在这里耍了一个迷惑人的手法来掩盖他的險恶用心。他的所謂“反特权”，矛头指向誰呢？彭真閉口不談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阶级敌人（包括党内一小撮走資派）的破坏，却把工人、农民、一般的国家干部和共产党员以及所有国家机关直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扣上“自以为可以違反法律”的帽子，然后他叫嚷“首先”要同他們作斗争，“对他們就是要強制”。十分清楚，彭真的“反特权”就是明目張胆地把法律的锋芒指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反对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解放后所取得的当家作主的地位和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权力。这完全是白日作梦！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說过：“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革命的人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掌握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武器，对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情的专政。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大叛徒刘少奇支持下，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線、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綱領的一个組成部分。他們抹煞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宣揚什么“全民国家”、

“全民法”，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使历史大倒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彻底揭露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反动实质，坚决把他们插在无产阶级专政阵地上的这面黑旗拔掉，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原载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北京日报》)